柏梘山房全集

柏梘山房文集卷十

記

上元梅曾亮伯言

記日本國事 丙子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嘆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狠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

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之倔强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游小盤谷記 戊寅

江甯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惟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卒不見人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田寛舒居民以桂為業寺旁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隆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聲欬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阬谷窪隆若井竈甗鬲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菴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

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游者侯振廷舅氏管君巽之馬君湘帆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鉢山餘霞閣記戊寅

江甯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友陶子靜偕其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孔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江自南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

湖也其東南萬屋沉沉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撓之左引右挹緜緜緡緡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現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掘渠而導之者也故善爲文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默存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於斯閣亦有當焉遂書以爲之記

陳易庭學琴圖記 壬午

吾友陳君易庭才高而志奇其覃思於詩蓋天性也然

欿然不自足進求夫古之爲音聲可弦歌者爲學琴圖
屬會亮爲之記曰吾性樂於是而寄焉耳葢人情非大
聖人皆不能無所寄寄則專專則有涯故外困而退有
所休無所寄則情無所之失志益甚夫古之爲士者無
故不去琴瑟故淸和夷猶常若有餘不以得喪貧富傷
吾生而挫其氣也後世雅琴既已淪亡其詩歌率多妖
淫輕險之詞不足以正心娛意然有其善者固使人擺
掉超越不留於俗故士有所抑鬱不得通當抗音而歌
起舞低昂若聳身於霄漢之表視擾擾者之爭蠛蠓食
也及夫嗒焉而輟物亡情留一俯仰閒而通徹變矣昔

有寄今無寄也況進求於先王之樂者哉今易庭之才高則有所多取於世志奇則寡合於人而幸也其有寄於詩也今且進其道於琴焉於吾言其益然乎哉

周石生授經圖記 壬午

石生與曾亮年相若居相近幼同嬉游長就學同師及他往未嘗不偕兩家尊親以小名互相呼雖僕嫗亦然皆能道兩小時嬉游事及壬午年同試禮部而曾亮以知縣注貴州當遠去石生悵然久之乃屬題母夫人授經圖也石生自孤童時從母夫人育外家陳氏幼時與石生往來歸稍遲兩家各使老嫗來呼石生少廢讀母

夫人必怒與杖石生泣則擁杖而悲嘗曰汝幼育外家不可忘陳氏恩至束脩皆汝母自力汝當識此意也時曾亮年十三四家大人方試禮部留京師每從塾歸則吾母課誦必問所習者師講解否能記憶否背師作游弄否自塾歸適他所否卽石生從塾歸其母夫人亦然曾亮自家大人客四五年而未嘗一日寬吾母失學之憂則石生自少孤以至於長成其母夫人之心力之瘁可知也然則苦節者必有後而得母教者多賢子孫豈不諒哉石生之入學後曾亮已而先舉於鄉及成進士曾亮猥先焉他日之游宦倦而歸烏知夫先後之不相

同邪其時或布衣粗飯里巷相過從追思前事兩家子弟皆皤然白首披圖而觀起敬起畏石生其猶有聶之心哉而毋夫人樂何如也

記棚民事 癸未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叢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

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

至如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謁墓記 癸未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梘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蟆將子於此遍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蟆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梘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

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書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上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敎場即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時有

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覗左壁在左余覗右壁至
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
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衕謁
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頹而四高之後有山
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墓望之
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
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頫監造　聖祖仁皇帝特恩
也至栗木崗謁君重公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
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
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梘

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衙兩日畢獨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甃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塚者及謁墓之子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登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淸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即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汪

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
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
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記所至各村　癸未

凡居坐吉村者皆與余同祖根五房而余所至他村若
崗下橋頭閭大屋下上蔡村桑園上張公園下張公園
塥埂新田山田頭山下刁崗後陽村許村及與楷三房
其居之横埂塘顯八房其居之花園裏凡十五村亦皆
根五房更樓塥裏凡二村為和一房湯村傅村田尾裏
井旁上在甯國縣者薛家溪之大灣裏义路凡十六村為

霖二房鳳頏橋下蔡村水閣涼亭高泥亭蒲田埂橫埂
塘楊家衝凡七村爲楷三房蒲田埂一村爲機四房石
埂嶺黃楝樹凡兩村爲柱六房六房皆出於珍一公而
珍一公之弟四人四人之子孫則別之以某公分下下
芳村塼台上上後家村仁村泊及郡城西門外之高嶺
求陽村凡六村爲珙公分下山口村周家衝凡兩村爲
瑞公分下高許村甯國縣之潭灣裏凡兩村爲璉公分
下而瑀公分下惟一丁寄居坐吉村五分皆出於榮公
而榮公之同母兄二人曰富曰顯富宗公之後微矣顯
公後有八房焉族人別呼之曰顯八房余所至者上芳

村墈房花園裏下石馬下許村灣裏下後家村凡七村又至別爲祠堂者一村曰塘岸上榮公之叔高祖也於族最爲遠凡余所至者五十餘村自塘岸外皆其新田埂之宗祠其祠而未至者三十餘村或以人族少道回遠又方田作時丁壯在野屋宇中皆貯麥故未敢重勞父老以候過客廢耕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而所至之處則必設茶菸具酒肉雞魚答拜也必有所餽以爲禮嗟夫吾家寓江甯於諸村中缺候問疎過從久矣未有所裨益光寵諸父兄乃能不責不足於我且懇懇如此愧甚不可忘也又余至諸村皆姪上公有同行每悉問

某村爲某分下爲某幾房爲某字輩常苦不能識而鄉人多能識之今士之居通都大邑者以不盡交天下士爲恥而不知誰何之古人尤喜爲之辨氏族考子姓然家之人而不識也嗚乎此尤余之所愧於鄉人也

引虹橋記 癸未

梅氏自宋元明葬柏梘山凡九十六所山口村至柏梘大山之谷口十餘里中幽宮巨碣往往而在七十餘村所祖者靡不具是故山外有坊曰梅氏墓道他姓莫與焉而循山口至大山必先西北行轉而東南回遠數十里其中陽崖陰壑起伏百丈林木幽昧微景隂光悲禽

巳戰談忽睒睗行者皆掉慄莫敢投足故於北隴下絕澗爲橋路徑直且易行前明羅太守所鑴曰引虹橋也土人名之曰飛橋嘗燬於火曠四十餘年未修緣山涉溪經歷阬谷冬冰夏湯不可懸度凡梅氏之謁墓於山者皆莫之便於道光元年宗人乃刻意建之以族姪肇壬字六有者董其役鳩工庀材悉復舊觀橋之下去澗底者五丈其南北達兩山者四丈東西霤之相去者二丈上覆棟宇旁列軒檻如亭而修如橋而平中設長座以休息行者是年十二月落成凡錢以緡計者千木以章計者千工以指計者萬縣嗝上通險阻下伏襟帶周

園呈露淸淑成之二年而曾亮謁墓於山過茲橋而休焉歎其工力之壯偉肇王曰此吾梅氏事也不可不爲之記蓋茲橋之設非行旅之孔道而爲梅氏謁墓者所必經吾宗人以墳墓之故不惜曠年之勞數十家中人之產以竭蹶圖之其反本追遠之心足貽賴後人者功美蓋未可量故不敢辭而記之若春秋佳節拜掃之時諸父老相與整冠巾挈壺榼以往來於茲橋中丹葩霜林照耀谿壑可玩也

歐氏又一村讀書園記 甲申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

北皆菜畦縱横窖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傚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廛市人從余游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夫圖記歌詠恒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敝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

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襍不能吟頌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堁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馮晉漁舍人夢游記 甲申

園之大不見所際花木皆清曠茂悅流水周布池館數十所各爲一區路四出皆以閣道旁廊上屋碧波潛通

金鰥朱華平布瀰漫獨虛一大屋闔其扉曰將以待主
是境也吾於夢時得之以夢之習也夢之中亦知其夢
焉又幸夫今夢之非夢也痛而獨樂之未嘗以言於人
而禹晉漁舍人亦以夢嘗有所歷類於余獨心以爲王
弇州山人居也弇州之文學樹立固才士所企羨而晉
漁之志當不以此自限豈嘗心注於是而神往之哉蓋
偶焉耳然當是時蓋自適之甚不登而山不涉而水不
拜跪迎送而主客莊周列禦寇槁身忘形僅乃得至以
爲逍遙遊者吾可以忽然得之以吾之有適於是知晉
漁之適於是而不能忘也或曰如吾夢之所適例而有

之其可乎曰不可昔鄒衍造大瀛海之談人奇怪之好其說今如衍所談西人或身歷之以爲固有而衍之奇亦少衰然則使吾兩人眞有如是之山水眞有如是之花木池館眞有如是之主人抵掌談語又何足異哉吾又以知天下之樂未有如無是事而心設之者矣

陳石士先生授經圖記　乙酉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衆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篇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

在當世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尚書與
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問
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桐城姚姬傳先
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門下士通顯者如錢南
園侍御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遺經守師說自
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
士陳公方受知於　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
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乙酉科持節校
士於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攷說家
置戶習以冀有寘寘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

時藎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遠士或浮慕焉而未能入然張其學者有公則學於公者亦必有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喩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以示曰爲我志之吾不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概於先生哉

游瓜步山記　丁亥

道光七年二月十六日客同年熊氏懷六合官署與同

人游瓜步山余與翰初先登古廟數楹無欄檻可據浮屠像皆剝落坐塵埃中老農數人踞階下議社事問僧曰掃墓出矣方悵然欲歸而閽夫導數客偕主人至移肴核於補山亭兩峯翼張亭承其腋甍去廟西不數十步而岡隆谷窪匿嶔獻秀遠江近渚迴瀾就目雜花周阿迎桃送杏既醉飽復登西峯之太平菴山風泠然異香出於寺則兩老梅數百年物也高出樓大蔭一畝方盛開諸人皆錯愕瞪視既乃太息坐臥其下日暮而後去蓋余二人初至時未知有亭主人至乃得之亦未知有梅入寺乃見之此一日中事耳吾兩人胷臆愉寨殆

如隔人世事莊子曰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待山林臯壤而樂者將失之而悲是樂也達者之所笑也書以志吾愧同游者商城熊闇夫方烜與化東補卿鑾上元温翰初肇江朱竹香啟善梅伯言曾亮主人者瓜步司直隷陳守齋寶善也同游者皆有詩而屬曾亮爲之記

穎上搨帖圖記 丁亥

曾晴雲先生諱霈吾友異之祖也以副榜官穎上教諭性好古取蘭亭碎石藏卜姓者命其子手搨之極多卒一歲而子文郁字西京者亦卒異之年七八歲書史散

失今所存惟石背黃庭一紙而已異之得以畫名者張
君鋆爲搨帖圖屬曾亮記其歲月蓋悲先人之遺又所
遺之僅於是也　國初項子京好古多藏每所得有價
浮者數日不樂及分之諸子貴賤必均蓋其父與子皆
未嘗以書畫視之直田宅視之耳雖藏以千萬計謂之
無一有可也異之自有之書不過數十種而所閱有百
此者藏豈貴多哉又先生嘗賑泗州水荒與上官爭活
人以千計及擢四川仁壽縣知縣非其好不赴也蓋人
以飢寒得失爲心則不急之務無可以娛其意者先生
爲校官祿微甚而有以自適日徘徊於荒墟殘碣之間

其過人遠矣

吳松口驗功記 戊子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亘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綱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嗇浦溆差互茭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
命諭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墩開白蜆徙

湖委於靑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

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抉塡淤鏟作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渦涓澮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蕆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蔚雲卷鼉魚舒波望墟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歎謠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訏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從戎紀事圖記 庚寅

嘉慶五年洪君梅溪以尉攝縣事守南部城殺賊七百

人六年於南部之新鎮壩殺賊二百餘人又邀擊敗逃賊於廣安州楠木頂是三役也有一焉皆可以授超等之賞而君退然無所得所得者惟是圖耳然是圖也世之以軍功得勇爵者或不能有之彼未嘗身搴旗蹀血而代人受功安能言之詳而據之實如此哉宜其不得與君爭有此圖也失之彼而此得焉亦無憾也夫而世之專閫權司賞罰者於功罪何如也

畫樵夜讀圖記 庚寅

吾友馬棣圖以畫樵夜讀屬周保緒為圖而屬曾亮為之記昔與君始相習於康方伯幕中後同游棲霞日日

攀藤葛踞泉石爲樂夜刻燭作紀游詩矻矻不少休同
游者胡君聖基汪君鄴樓其年最少者君也後君學益
成當途者爭禮延之不能數相見欲求爲昔時山中游
蓋不可得昔人稱桃源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吾嘗從
田間游問桑麻樹藝事田夫野老或諱匿不樂道之顧
喜聞城中人談市朝也今之山中人固與古殊哉抑境
習厭生人固好談所不見以爲樂乎則棣園之游市朝
而違林皐也久矣宜是圖之超然有遐思也雖然古之
士恒爲士而不雜於農其耕者隱也故揚子雲曰士有
不談王道則樵夫笑之言古士之貴於樵也秦漢以後

乃有帶經而鋤者有讀書流麥或負擔歌謳道中者今之士也雖不恒然欲耕且讀如秦漢人亦不可得豈其俗之返乎古哉亦惰游而恥自食其力者衆也然所不恥者蓋百此矣而獨恥爲秦漢人君之圖亦有激而云然乎

京師十餘年無此樂矣屬温君翰初圖之而曾亮爲之記是遊也王君綱齋爲主人翰初及其弟明叔陶君𡽹崖萬君葵田及曾亮凡五客焉皆江南人於山水蓋屢見之而余嘗游金焦迷失舟檣折於錢塘潮大風雨過彭蠡湖舟幾覆䖍終身不經江湖以爲快耳今乃見是水而樂之亦以見人情之歆厭有常而物之好醜不可恃有如此也

牛山種樹圖記 己亥

同年舒蘇橋在安徽治巢最久民事既修乃闢宇種樹於縣北臥牛山與羣士講藝其下張少白山人爲作牛

山種樹圖也君後屢遷擢眷眷於巢不忘且幸後人無廢所樹也出此圖以示曾亮葢君子官於是土去後之思官與民一也歐陽公之於潁白太傅蘇文忠之於杭時時見於歌咏豈徒戀其州土之平樂山川之清曠云爾哉詩不云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吾旣嘗撫是民矣則願官是土者長得賢有司焉嗣吾功而成之也此父母之心也圖之意也君雪夜阻舟於河雇役夫縮手莫應一叟曰是何官人夜行急如是舟人曰自某所今升某官者也叟驚曰是吾舊好官立呼二子出冒雪挽舟堅不受錢巢民之於君如是君之眷眷於是圖也宜哉

陶谷記 辛丑

陶谷嘗郡城之西北隅山平地幽林壑深美傳以爲陶隱居之所居也舊有陳氏宅吾友張子澄齋得而營之廓其舊凡燕寢之安觴詠之適亭沼花木之玩莫不咸備而日奉太夫人往游其間以書告曾亮曰吾營是以樂吾親子其爲我記之昔仲長統以爲得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親有兼膳之奉不羨入帝王之門夫必如是而不仕宦微統也誰不樂此者及觀潘岳閒居賦其居處供養略如統所云矣卒不能保身養親以全其志然則統之樂未可以爲易也夫古人有仕三釜而心樂者以

爲非是無以養吾親不以是爲榮其親也國人稱願然
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矣其榮也在德成名立而
已不係乎仕不仕也惟韓子稱歐陽詹以志養謂在側
而其親無離憂不如有離憂而其志樂則未知爲父母
者其心果同出於是與抑探其子之志不爲是言而不
得者與吾於是知韓子之言未盡也今澄齋之才風雅
明決足以任世事使守鈌京師當久得官願以親故棄
不取而徜徉於茲夫士有終身不去親側者迫於境也
能仕宦而不以易其親此義亡也久矣故吾樂爲言之
以廣其義且以幸仲長子之所志者於吾友而親見之

也

周文泉從軍圖記 辛丑

慕豈先生以京朝官入客幕府征臺灣及四川教匪皆襄其役以勞卒軍　睿皇帝閔之官其子七品試用軍營時文泉年尚幼好事者爲作十二歲承　詔從戎圖也文泉以儒術風雅自喜既得知縣官不應試時披圖悵然夫科第發身常事也以童子授七品官特恩也　睿皇帝之鼓動萬類其神化蓋遠矣當是時剿賊起川中蔓延五省半天下而　朝廷從容指揮坐致太平非信賞必罰破成格以鼓臣士之心安能功之

捷而治之長如此哉則披是闕者非徒感一士之榮遇
我 國家綜理夷險不可測之機神有慨然思奮者已

海源閣記 王寅

昔班固志藝文自六藝而外別爲九流則凡書之次六藝如諸子者皆流也非其源也況又次於諸子如詩賦諸畧者乎然當秦火後餘裁數經至漢成帝時閱二百年書已至萬數千卷之多而自漢以後幾二千年以至於今附而相推激而相摧演而愈滑離而愈支昔之所謂流者且溯而爲源而流益浩乎其無津涯故書猶海也流之必至於海也勢也學者而不觀於海焉陋矣雖

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歸茫洋浩汗愈遠而不知其所窮惝然不知吾之所如浮游乎無所歸休以終其身爲風波之民不亦憊哉然則何從而得其歸。曰有史焉足以紀事矣。有子焉足以辨道術矣。今且類其物而分之。比其物而合之。撫一書爲千百書而其勢猶未已也。由今以觀周秦人書於漢人見之外別無見也。由今以觀魏晉人說經於唐人載之外別無見也。其見於史見於集者亦希矣。然今之說者不惟視唐加詳也且視漢而加詳也夫漢唐人之書具是矣其後出者非衍詞也即變文也不然則鑿空者也而作者勤焉學者騖焉以千

萬言說書之一言而其辯猶未知所息也昔之人有言曰十三經十七史外豈有奇書夫古今才人如此其衆也著書垂後怪奇偉麗者如此其多也而云爾者是知源者也同年友楊至堂無他好一專於書然博而不溺也名藏書閣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或曰信如子言凡書之因而重疊而枝者悉屏絶之其可乎曰烏乎可游濫觴之淵而未極乎稽天浴日月之大浸是未知海之大也又安能知源之出而不可窮也哉

觀我圖記 癸卯

據徑尺之局操盈握之子規規焉爭勝負於方罫之間

而呈巧拙於一二人之目此豈有飢渴寒暑之切於吾身哉而方其據几注視窮神非慮視天下之成虧得喪無以易之是人也使引其身爲旁觀之人未有不以爲可非笑者也然其非且笑也固曰吾所視者人也非我也我則何渠若是嗟夫古今之紛紛者盡無有知吾所觀者無時而非我也于奕香刺史飽涉世務倦而求息乃爲觀我圖以自見其意弈者觀弈者凡三人焉而衣服容貌如一人者皆于子也其子不云乎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方靡刃於聲利之場其所爭者自以爲大矣卻立而視之與營營於方罫之間者何異知其無異也而

恍然於弈者即觀者之一人焉則是圖之意也夫

金山寺藏鼎記 甲辰

吾友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啟諆伐玁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與而其說加厲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古人製是器之意哉曾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已獨有之而人不與

有之者也夫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蓋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滸居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遊焉莫之禦也雖其所甚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忮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也昔東坡以吳道子畫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常守是也故以與子

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眞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即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

十賢祠記丙午

國朝初宣城以文學著於四方以吾梅氏一姓言之載國史儒林文苑傳及舉鴻詞科皆有人推之一邑之廣其人材之盛可知也而繼起者或鮮豈山川風氣時厚而時薄歟抑有待於倡之者善其術歟今夫聞人賢而企慕之且師法之遠猶近也然不若耳目所近接而

且出於父兄師友之間其師法者必倍親而企慕者必愈誠亦其理然也宣城有七賢祠舊建於敬亭山歲久圮廢蹊徑荒翳江夏王廉普先生宰是邑民事旣修昭假於神將葺而新之且以爲邑之有先賢祠因將興起其邑人者也而今所謂七賢者自蕭齊迄明季皆宦游寄迹而非產於宣者不足使邑人勸乃增祀宋之梅聖俞先生

國朝施愚山梅勿菴兩先生爲十賢祠新其堂廣其室拓其垣且改治其道使行禮者便登降以生其敬恭焉而屬會亮爲之記是徒以標風雅飾名勝爲高哉誠以示吾宣人今增祀之賢皆宣人也其文學道

術罔聞於人人而於宣之人尤不啻其父兄師友也夫吾之父兄師友既爲人人所企慕師法者矣而忽而置之獨在其爲子弟者焉豈情也哉則因是祠而使宣之人士與感以復其盛如曩時非先生之功歟聖俞先生於曾亮同祖遠公而勿菴先生爲六世祖推公善之心固不敢以爲私榮而得附名其間因其所深幸者矣道光二十六年三月梅曾亮謹記

海客琴尊圖記 丙午

海客者朝鮮使臣李藕船名尚迪者也張子仲遠先嘗遇於京師道光二十五年李君再以貢使來復相遇觴

之於吳氏之蔣園客十八人皆會談讌極日而能以海

國異域之人離別之久得聚而以一樽相樂不可謂非

快事矣而仲遠得縣令之武昌於京師游處不能忘也

乃屬善畫者圖之而會亮爲之記昔宋蘇文忠以高麗

使臣求書義不可許援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事以爲

鑒蓋其近契丹而懸隔於中國接之者不能無戒心禁

防深堅亦其勢然也我　國家混同華夷於朝鮮使雖

定其去來之期而除譏禁使出入得造請賢士大夫稽

考文獻辨析道藝士大夫亦以其地僻遠來者多賢且

材也皆歡然相接無主客重輕之嫌故其人皆樂於來

而惆然於其去若遠州下士辭鄉里而樂皋都也傳曰騁弓鏃矢不出竟場彼一時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是圖也有以見柔遠之規曠蕩於前古者矣

正氣閣記　丙午

道光二十一年暎夷入定海旋擾吳淞江總兵葛公雲飛與史楊君慶恩先後死節其郡人會稽宗御史稷辰義而哀之爲祠於宣武門外曰正氣閣祀明季郡人死節者倪文貞公以下十一人而以二公同祀屬與祭者爲之詞會亮因言曰忠義之心同民心而貫今古者也當明季時伏節死義者相望至若十數公者或從容致

身或支拄危難以圖存或不知所益一嗔而萬世不覩者亦有之然皆以一死遂志定百行之終人遂不得以前異者奪後之同此忠義之事所以可勉於人人而大節之所以足貴者歟然則二公之同祀豈以勝國臣而有嫌哉人之生也不相謀至忠而死則古今無二是矣且忠義之同乎人心者豈一郡之私其公之者衆矣衆莫大於京師則是典之舉於斯也宜無無憾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梅曾亮謹記

寄齋讀書圖記　丁未

桂林陳子心薌好治書而以寄名其齋余因爲之說曰

萬物皆寄也而人於物之中獨限其修短之數聖愚不可移是寄之至暫者莫人若也而況其所著之書乎雖然物之壽金石止矣川岳則無以加矣然或液或泐或崩或竭古有而亡於今者書皆存之是寄之至常者莫書若也夫以寄之至常者之莫如書而視人爲有無則夫至暫者將知所以自貴而不可有所玩焉是則名是齋之意也夫

光澤縣育嬰堂記　丁未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歲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其收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
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昉而
非法所能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不可廢而自
宋迄元明行者蓋鮮則前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
月并不得入於襁褓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并
於道光十年仿社倉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已財肩其力
之所能給者因請於邑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
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以
充入之於是建廨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

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留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事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則所稟給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之良法也歟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

天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上元梅曾亮譔

課兒圖記丁未

年家子陳元祿爲會亮言王霞九先生之賢其官學政及鹽運使能教士恤商而家居不遺財以贍族其容貌詞氣見之者如與古人居也因出所記劉太夫人課子圖而請爲之記夫古之時如敬姜孟母之倫傳者蓋少然亦惟教子以義方而已至後世而授經課讀熊丸畫荻之事始見於傳記及文人學士所歌詠以賢母而成子名者近今尤多蓋爵祿聲譽之重輕於今古而漸被於閭閻者亦已久矣然則期子以顯榮者多至期子以立身修行於古固未知何如也若太夫人之訓其子其

猶存古之道乎其食報者雖同乎衆人之所期而所期者未嘗同乎衆人蓋賢不肖人事也貴與賤天事也教之義主人而不主天以天之不可必也不然則夫孤㜲飢寒而能振其子於卑辱者其志行亦曷可少哉

河朔訪碑圖記　戊申

沈西雍先生守眞定作常山金石志後權大順廣兵備道三郡於唐皆河北道也於是有河朔訪碑圖嘗讀其金石志稽考同異於史傳多所佚獲其官爵族系或史亡而碑具或碑詳而史略夫國史非家乘也略一家之事不足爲史病使必人人詳之則史轉穢耳而是書能

證其所略於學者多聞之功固有裨焉以一郡之地而所得者已如是況三郡之地而搜訪無遺者乎是圖也將繼此而有志焉嗜古者所拭目而待者矣

上元梅曾亮伯言

墓誌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戊寅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甯人父學誼母顧氏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羊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危得之矣卒不遂晚乃頹墮委靡務爲無訾省肰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也疾以肝凡不至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書其行曰父母已衰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治章句乃爲祿利晚逃佛老未捐忿忮詩今之奴字古

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儆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曾亮於先生爲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乎先生此其壑

王惠川墓誌銘　戊寅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君博覽强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

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孰親分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爲文辨博廉悍以有關於道術爲主其詩悽慘幽邃雖小物必有所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　國家興文教幾二百年名儒大師間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而遠探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猥散慢戲假託名字間厠分裂古人之所不稱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剞取收攟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閭里師戶知童守之文形撫聲襲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鄙其捷而奪

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尙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昌之者之不幸也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詫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時病瘧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即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儽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嗚乎死生離別之慼固今古所屢見而以

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有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爲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冠義弱文杌貌背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人色有墨鬼蜮遁巡貌不得誰追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欒城令朱君墓誌銘壬午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欒城令朱君卒於官殯於龍崗書院父老婦稚月朔望皆祭拜以暨其喪之歸者一年蓋君愛民出天性先是令以檄取物於民例不供物

而倍價以供君悉罷去終其任民以緡計者省十萬聽
事偶誤常徘徊胸中覆訊自引過乃已終日坐齋閤中
士民有故輒進見閽者無誰何所用僕從多吶舌痴步
或問之曰欒城民皆吾僮僕吏胥也嘗借車馬於民曰
官以某日借某日還馬羸車敗者官償之胥吏作權者
民以告旣集事皆如其言故有大徭役君嚴辦居最而
民不傷民有殺妻而以妻亡告者君密捕得妻尸廢井
中人以爲神或曰君於民如腹心視手足夫以手足詐
腹心必無幸矣知言者以爲然欒城縣固貧將令暫至
輒改他邑使償先所負於官大吏以君之獨完也安之

至六年始以治行卓異薦於　朝未遷秩而卒君徽州
歙縣人名承澧字藍湖曾祖德明祖馥皆贈中憲大夫
考許芫會進士官汀漳龍道兄承寵禮部精膳司郎中
弟承厚以書名於時昔先君卒君父兄皆以科第顯自
年十五爲諸生輕財好施文彩動人既試不第家益貧
年五十矣乃以貲得是官非其志也故彌篤厲力求異
俗吏所爲而竟死不卒其志可悲也已君配江甯侯氏
子五人祖轍祖輅祖轂祖輪祖輞女一人歸洪氏女孫
八人以道光二年　月　日葬歙之浯村祖墓側君於
曾亮爲從毋夫祖輪又妹之夫也故知君爲詳

男八十墓碣　癸未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遍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城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所葬適值其地嗚乎兒憨痴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人待之蓋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若也

孫保貞墓誌癸未

昔孔子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可以爲士夫宗族鄉黨其地不近而易周乎嗟夫此其所以難也士有力可以薰灼都邑而權廢於家巷名可以奔走豪俊而不齒於童叟者其名愈外則盜之者易工而信之者易篤然於同里閈之人不能欺也則曰是子自好者之事非賢豪所宜志士行之不修風俗之不進於古其不以此也歟吾得一人焉曰孫君諱瀛字保貞江甯府學生世居上元縣東南鄉之王墅村祖諱必揚考諱學端皆縣學生而君出繼伯父學山者爲之後母張孺人亦卒君翰

躬無所施事本生府君及母王安人侍疾六十日不離衣帽夜分禱神而泣於階藥物事不纖毫遺僮僕侍兄恂恂如畏然以力之餘振家之耗產廢事贏縮有經又以財之餘振族之窮孤而修譜牒昭穆之曠百年者與君共大宗者爲前祠多閒家而近支壙僚君與族人定期會賞罰其文藝無譏於朋無遨於巷人始苦之功久益明有成進士者子肇恒道光元年舉人人曰君於族所施宜有是以報且未艾蓋君所爲者皆自好之士所嘗爲而非有爲名高之見者也人以其非名之高也故相率而不爲則無所取於名而爲之如君者乃可貴也

嫡母王安人治閫內動守邊幅生母朱孺人常嚴事之配夏孺人事兩姑咸得其懽子肇恒繼娶賈孺人生肇愉肇惺肇性有五女卒年五十六以道光三年月日葬王墅村方山下

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君墓誌銘 丙戌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晩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於書畫爲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畧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

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猗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概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蒼莽之墟無不游州閭聚會文酒之勝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媸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眞行篆隸無疏戚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數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

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遥無爲以適已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即優游强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瀠湖南候補縣丞澄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驍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嶔岑水舒舒古官人

爲民癯昧其艱謂退遏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莫幽墟

長淸縣知縣楊君墓誌銘丁亥

曾亮少時以成人見待者三人桐城姚姬傳先生侯抑菴舅氏其一楊存齋令君也君大興人寄居江甯祖諱以寧肇慶府知府考諱鏞山東永豐場大使君兄弟二人中之其季也君諱宣之字存齋以乾隆丁酉科副榜就職州判歷山東萊陽泰安縣丞攝昌樂濟陽夏津三縣事皆有聲大吏奏擢長淸縣知縣誅巨猾王姓者二人而縣民大和有呈遺金於官者旌之而給以用含五峯書院久廢君新之而籌其師弟子薪米之費邑中式

者數人其先及君去後皆未有是三年將擢他職而君以母李宜人年老乞歸養後復任長淸道光元年大計得卓異而君又以年老乞歸道光六年卒於江甯嘗君之乞養而歸也在嘉慶初後方勤襄公亦以養歸及姚姬傳先生相與游極歡所居曰依綠山房雜蒔花藥又性好賓客朋酒投壺歌詩惟恐人人意有所不盡然詔後進必以禮法故人子多所成就友入獄者捐金贖之涇縣葉應騶縣汪自占守禮法有怪迂名君獨爲之主而召曾亮侍其言論意頗苦之然吾祖石居公其接君亦如君所以接曾亮以是知君以通家子弟畜我而非

有所挾於我也君細於詩律有作必以見示親友緩急
曾亮有所言未嘗不得其意以是知君能子弟畜我而
不以孩童慢我也嗚乎姬傳先生及舅氏卒皆十餘年
今君卒又逾年曾亮童子時所嚴事者遂不可多見則
吾年之長大可知也其有所樹立與否以答三君子知
人之明而有待於後者其歲月亦不可多恃所以惻然
悲恧然愧而不能已也君卒於道光六年六月十九日
年七十七其配張宜人先卒子五人昭廣東候補縣丞
昉春候選府經歷時行宛平縣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
時遇候選典史時和幼女壻十人孫四人以道光七年

十月某日合葬聚寶門外之某鄉銘曰
以文起家最長淸焯勤校德位不盈遺金之地灣德名
李姓得自占以呈官曰爾瀏扁表旌興頑砭愚邑里貞
亂冗鋤荒合政程五峯學宇手所營曰任曰孟弟及昆
冠倫其鄉歌鹿鳴君昔未至荒不萌千金振義解幽囹
故人子弟宦得成我所書石皆以情永遠保之利後生

崔恭人墓誌銘 戊子

道光六年二月二日太守余公之配崔恭人卒於江甯
官署將葬子炳埜泣告曾亮曰吾母事舅姑愛稱其敬
事家大人聽稱其義性好施與周姻族禮稱其情大人

少好書史覃精研思外嗜不移及成進士官刑部直軍機一心奉公不問生產母縮衣嗇食區畫綜理未嘗覺家人貧及隨宦大郡以約守盈虔於神先朝夕必致敬課兒常至夜分畢課出針線補綴以爲常吾數省試不售而歸母必强言笑以慰大人吾幸售歸稍遲而母疾已殆吾欲如昔不售而歸見吾母强爲歡不可得也吾母雖及待吾歸實如未見吾稍有成也吾之悲蓋非人所能知也家大人實知子子辱與炳埜交敢請銘曾亮不得辭則謹序曰恭人姓崔氏江西德化縣國學生耀宋之子縣學生立達之弟年二十一歸今　欽加道銜

江甯府知府德化余公子五人思森堯思早卒炳埜道光五年乙酉科舉人屋思廣東候補鹽大使贇錕附生候選知縣女孫安炘安炳安燿恭人生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五日卒年五十八道光八年某月日葬於德化某鄉某里銘曰

莊莊郝君孰翼以輔英英令子孰學以拊遺榮兮邱幽馨無絶於終古

黄先生墓表　己丑

黄先生諱鎔字右鈞上元人考諱思恕妣陳宜人以子貴贈如其官生先生與弟銛二人贈公家居故貧儉獨

尊儒師謦其貲使子就學先生弱冠舉於鄉乾隆己酉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旋擢直隸清吏司員外郎未久而贈公卒時陳宜人年已高服闋遂不復仕蓋嘉慶三年也先生面嚴冷而性和易終日無譁言與人交有終始兩友人相隙後復歡徐知為先生調解也皆大服官京師時董文恪為吏部郎二人少同閈長同官其性情緩急及衣冠言貌俯仰各異態然當官皆有守胥吏畏其明方罷官時齒未艾而董公旋外擢且膺巡撫任矣人竊言曰公若出何渠不若董公先生笑而不應也適尊經書院成當事者延之主講爲諸生

講授義法雖有省有不省然於師無不盡者先生所取
文不主故常故爲同考官稱得士陝西巡撫鄂公山亦
其一也闈中得一文相怪笑先生取視之曰是師陳大
士者胡可嗤因中式後數十年遇其人官縣令矣述往
事感不能忘及掌教尊經其卒也與方伯康公同祀於
尊經閣康公名基田始建書院而先生始主講者也其
里居恂恂然不以所能及名位高人獨大其居屋容高
會下數十人皆同爨以嘉慶十七年卒五十六配薛宜
人子晉元爲邑生員以嘉慶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
錄於銘屬曾亮追爲之表曾亮少時棄舉子業游適

年不歸康方伯召入書院爲弟子先生嘗問曰浙游有得乎曰然足以給家乎曰未能也學於游與學於家孰便曰不如家又曰逐時好爲文干主司與爲詩歌謁貴人亦有辨乎曰無辨先生曰均不足也而學於游不若學於家之便均逐時好也而謁貴人不若應主司雖無高㝠名猶爲循分吾子世家子將以游客終乎會亮默然無以應今思之猶發愧沾衣也嗚乎其可感也夫

陳師吾墓誌銘 辛卯

君姓陳氏諱寶倹字師吾其高祖自徽州遷居江甯祖步瀛官貴州巡撫生二子廷碩宗人府主事廷頎國學

生以　今上登極恩贈所當得者受六品封配冷安
人生君及弟寶仁寶俊嘉慶十八年君中順天鄉試舉
人次年成進士甲第甚高然以中書用君亦勤於其職
以　實錄會典館勞績應升君不樂外任而同官有欲
得同知者吏部以兩人同班當一例同官者曰吾年老
矣若不得外任衣食子孫當一以累君君不得已就武
黃同知大吏以爲勤敏武昌同知道光十一年正月卒
於署君之任武昌也當押運有阻之大吏者曰押糧船
至京重任也卒巧宦得之今得一誠樸者敢以薦大吏
心知所謂卽曰君言善吾更得樸誠百於君所薦者故

君常以事往來江甯數相見余與君居相近也其西爲冶城山而北多野塘葭葦幼時每同塾歸日暮矣必循水湝穿菜畦籬落間野徑窮見官道乃返或登山望炊煙起指驗某姓竈突以爲笑樂時同游者冷公調周石生君從兄叔和余弟仲卿凡六七人君後過里獨余家居時尋故幼時經行地不盡意輒返余曰昔童時游畏長者嗔今無長者嗔顧不樂耶君笑曰是不可解也君性篤厚不能爲美言詼詞謹於擇交而與人有終始屬以事力所能必竭其誠嘗與友人書曰建樹吾不能求繫援則吾不敢吾之宦境如是而已其得甲科時年甚

少父母兄弟無恙人以君當無不自得者而君常抑抑

余固病君之確而亦不意其遽至乎死也悲夫卒時年

四十六配汪氏女一嫁李氏早卒子尙幼以道光某年

月日葬君於聚寶門外之某鄉某原銘曰

謂伏則飛謂昌則微君憂滯行而竟永歸無知已矣有

知曷悲

連州知州鄭君墓表甲午

道光十三年湖南猺民趙金龍倡亂永州煽連州八排

猺兩省連官兵　上出信臣經畧之事久乃定先是

鄭君心田知連州以四十八排猺三隸州五隸連山性

愚悍又積受漢民欺易生隙乃嚴民猺內外防條上十事務先事絕機牙總督某公以非常事重發之君即引疾歸時嘉慶十九年事也夫先十餘年而慮變變卒生不可謂不習變旣成軍功多越等君睹幾先不敢一日安其位以去遇合之利鈍信有命焉而安之如君者爲不可及也君慈谿人諱雲龍字心田自宋元居縣之鸛雀村考諱明母氏馮少孤習吏事兵部勤而材有貴人贈以衣謝不受議敘淸江閘官歷淸河縣引疾歸改捐直隷州權湖南桂陽州條列利病事不行謝病去嘉慶十六年河決李家樓總督張文敏公奏請君董官局事

以勞先選得廣東連州盜案十七人當論死君廉其實
釋二童子時騎行田間訪疾苦捐金助學舍故在官未
久而繫人思居京師普濟育嬰養濟各堂院歲出家財
助官葬無姓名者百餘棺有姓者王胡二棺友人貸金
卒往弔焚券紙錢中而去又知名非深友者邑人某負
官銀二萬憐其得罪道倡捐代償歸其義於家噫君志
慮深嘖不得施用於成法出餘緒惠老存孤此固凡人
士所樂道而君亦遂以善人終君以道光十二年卒京
師年七十六歸葬於慈谿丈山之巉頭娶張宜人繼室
盧宜人子七人邦彥丙皆邑庠生錄候選州吏目銘刑

部主事重舉人錫文進士戶部主事最幼者珠女六孫男十女孫六君起家艱難而好儒學爲兒子延師居解衣出借乘甚重且恭歸安孫編修辰東卒未葬子憲儀困於奔走君資之曰請歸葬而還館吾家憲儀吾友也乃表以應其介邦彥之求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乙未

公姓陳氏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曾祖贈資政公世爵祖道進士贈光祿大夫考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配曾夫人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嘉慶六年

進士授編修轉御史以部議回編修供職歷官至禮部
左侍郎公自少從魯山木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
士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晳儒
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矜行藝精
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薦寵後進文藝廣坐
中稱心而談不顧人厚薄然否至達官要人屢弔事不
數數也語及則曰忘之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
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
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然於師友誼至篤以
千金五百金爲兩師祭田同年孤女幼撫嫁之前後爲

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嘗充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　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己卯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摧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道光十五年回京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傷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道會亮聞而傷曰疾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有矟祓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意若干卷未成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郎中蘭孫高台縣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涂適邢適譚適曹其三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請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
衡命覲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嘆
山盤水交公神是愉芝石鑱詞以奠陰墟

中憲大夫兩淮鹽運使王君墓誌銘 丙申

君諱鳳生字竹嶼先世居婺源縣祖文德平陽同知始
占籍江甯考諱友亮以進士累官通政司副使配潘淑
人君其次三子也嘉慶九年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君
擩染家澤文學自將既累試嚛不得施則一移心力於
民事寬裕廉斷處事精覈至浙未久聲隆隆日起有大
疑獄水旱漕糧之不治大吏及同官議所屬必曰王君

王君其攝州縣晨起坐廳事待民訟訟日稀時江寧獎
逆民方榮昇讞獄者遷擢而平湖獄有類是巡撫淸安
泰欲以爲君功君訊其非逆請罪首事者釋其餘曰某
不忍以枉民命得官巡撫喜揖謝曰君仁人仁人之言
吾無可易二十五年補嘉興府通判權嘉興府還玉環
同知巡撫帥公留賑杭嘉湖水災改乍浦同知嚮浙水
出天目山阻吳淞江者與江蘇省集議事未行擢守歸
德道光二年擢河北彰衛懷道俗所稱脂膏地也不樂
是官以病去而著浙西水利考兼言棚民開山山草木
竹石皆盡土易頹散因甚雨注溪谷中由溪入江至海

口爲湖水迎拒不得下則橫亘如限流益緩而限益高微不及覺著乃費功識者然其言時大學士蔣公方總督兩江薦入都擢兩淮鹽運使以黃玉林爲私鹽首招使捕私官商大通丁家灣燈火復盛如曩時丁家灣商人期會私所也市常以夜玉林爲人訐告死君罷任以六品職爲總督陶公往理岸鹽湖北方築漢江隄奏留監築陶公又留定票鹽章程具後赴工及兩省者以道員奏將入都十五年三月病卒年五十九君在浙任繁試難所昇皆監司大員事然十餘年乃補六品官未逾年四遷至三品若將償其負也而竟躓羣公同心交推

卒不克振命也夫曾亮嘗於酒次言曰陳太守雲深感
君君曰何以曰太守居錢塘遠游歸妾死僕逃君先收
鑰而印封其宅比入齋閤奩匣物皆有封具其數質票
植戶外如初太守乃益悲獨室無人也君憮然久之配
龔氏邱氏皆封淑人子世瀚世幹長者後其兄麟生卹
公妻以幼女女四適泰州儲宗泗烏程嚴珏歸安嚴遜
江寧李蓉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甥陶定申以狀來曰
舅氏有言銘以屬子其詞曰
民功艱哉孰崇起才豐意貞紹古美以手起廢振厥指
焯勤悠悠銘視此

陳易庭墓誌銘　丙申

君諱蘭瑞字易庭江西新城人禮部侍郎陳公用光之長子也母魯夫人配吳氏爲詩人蘭雪先生之女生子大煥君以道光三年二月五日卒於新城年三十五卒十餘年以弟蘭滋官上思州貤贈奉政大夫於是吳孺人始抱孫女二皆適人爲同里王氏桐城姚氏道光初余以年家子謁陳公於京師得交易庭君承家修於詩文詞皆能知古人深處既試不售又才氣高勝少可於人時時有所疾作嘗學琴爲圖余爲記之欲其優游愉懌以自廣及道光二年別京師逾年而公來書告君卒

矣余初來京師索寞無所適公不以年位之隔而少我公諸子皆辱與余好也君以年相若見尤親今十餘年又來京師公病且篤淮生握余手而泣於庭君孤侍疾日在牀勞瘁甚君乃先逝不逮其艱知魂魄之遺痛於無窮也公柩之歸爲道光十六年君之孤大焕亦以是年某月某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君次三弟藹第字淮生屬余爲銘銘曰

君之考以文雄昌於詩惟婦翁襲兩美年不從魂安歸侍幽宫

贈奉直大夫甘府君墓誌銘丁酉

嘉慶十九年江南旱饑官募賑於民而以鄉士大夫掌
其出入浸淫及他省凡以官事用民財皆設董事其名
遂見於官文書及　上詔旨且疇其勞賞爵級有差
於是有以布政司都事捐賑加紀錄以秦淮河工加按
察司經歷銜又以子官所應贈贈奉直大夫者則吾鄉
甘君也君諱福字德基又字夢六先世居江甯之甘村
七世祖始改居城內祖諱邦欽考諱國棟贈奉直大夫
娶吳宜人繼娶龔宜人生四子君爲之長幼開敏以謀
養棄書稍贏則置書籍至十餘萬卷自焦太史及千頃
堂後江甯書莫多於君尤肆力形家言既葬親得吉地

修始祖敬侯墓於甘村建祠祭凡收睦宗族事皆完具則竱心力於於便利民物事先是人有救覆舟者以所救死屬於官遂束手相戒君倡捐建樓臨江下具舟爲救生局溺者裝錢及葬費皆出於局非局所自救送之局救人者受錢去不累以生死又推其法於田野道路自死而無名者地主人不以自占悉委之局皆請於大吏得給牒官吏不過問蓋古者官與民近情易通事易集也若近世而欲有爲雖賢有司有求助於鄉士大夫者矣然身非守土民社之吏分其任而憂之自敝其力與財而汲汲焉與無便於已之利此人以爲難而俗情

所疑且笑者也爲其難而不顧疑笑於世緩急者不敢望於所親厚乃樂以此自見於鄉黨如君者其可尙也夫君家事內外斬斬獨裁於心惟已室無私財散及數千金兄弟亦不訾問故人以君行義於鄉也爲有本道光十四年三月卒年六十七元配阮宜人生子煦太平教諭薦舉得知縣煦道光十八年進士廣西卽用知縣繼配陳宜人以道光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鄉居行事曾亮皆親見又與煦爲同年生故得詳其銘其辭曰

處不仕暢厥施日乘車載天慈歸天有神乃怡永無極

靈蕢斯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丁酉

道光八年西功成　皇帝臨午門受俘兵部尚書以組縛逆酋張格爾跪闕下萬眾爭睹歡歎而青陽王公實長兵部禮成以軍功受　賞公供職益久不懈任兵部尚書凡十六年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七十四　賜祭葬如禮子元榜以公狀請爲之銘公諱宗誠字中孚又字廉甫文僖公子也母阮太夫人以乾隆庚戌年成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歷禮部工部侍郎工部尚書繇兵部尚書　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階光祿大

天當乾隆嘉慶時嘗爲雲南四川陝甘鄉試考官會試同考官文武會試總裁道光時閱卷大臣門下士既多貴顯矣又貴公子早取高第官學士時隨文僖公扈蹕東巡　睿皇帝賜翰林宴父子同席　純皇帝實錄成以纂修官宴禮部文僖公官尚書主席又繼直　上書房　奎章珍器　賞賜稠疊其父子同時極優渥之遇蓋近今所無雖　睿皇帝亦以其兩世知遇廉謹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而公謙退自牧接同官後進皆自居敵以下姻友見多避去不能敵其謙任學政優禮愛士然遇弊必發不稍受

私居京師宅當冠蓋衝軒車皆過不留其嚴峻不苟如
是而不有其名故人皆習其和而忘其介公之薨也
詔稱其淸勤端愼淸愼勤人所知也若公之端惟
聖主知之配江夫人繼配翁夫人及子元林元棫元琛
皆先公卒次子元榜官兵部員外女三適上海趙榮貴
州邱煃上元董斯廣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公某鄉
某原銘曰

九乳垂天作鎭靑陽歸神於公父子正卿公逢福世以
約斂位植棟如林不私一士高門峻城私莫敢攀惟其
和光化怨而嘶克永　天寵保世禔躬我發其蒙以

告代工